

# 东皋印人擅竹刻

□彭伟



清代印人黄楚桥编撰了中国第一部地域性印人传记——《东皋印人传》。东皋即古邑如皋的旧名。如皋位于苏中,不产印石,当地印人喜欢用竹根刻印,这对于印人痴迷竹刻,大有裨益。

《东皋印人传》所记印人中,就不乏竹刻名家。一位便是潘西凤,他在竹刻界名气甚大,影响甚远,可谓名家。据叶瑜荪《传统竹刻艺术》等书记述,清初,竹刻进入鼎盛期。此时,技法上能有创新,且能启迪后人的竹刻家只有四位:吴之璠、封锡禄、周颢、潘西凤。

潘西凤(约1691—1764后),字桐冈,号老桐,别署天姥山樵。原籍浙江新昌,于康熙年间随父寓居如皋。如皋时属扬州,因此不少书籍载他寓居扬州。他与如皋柴湾黄氏、白蒲姜氏的文人,多有交游。作为一名饱学之士,他曾为名将年羹尧的幕僚,后无意于政治,潜心于雕刻艺术。他的竹刻,有口皆碑。友人郑板桥称赞他为“濮仲谦以后金陵派竹刻的第一人”,有诗赞曰:“年年为恨诗书累,处处逢人劝读书。试看潘郎精刻竹,胸中万卷待何如?”

潘西凤竹刻精品向来受到竹刻收藏家的青睐。当代大玩家王世襄老人撰写《竹刻艺术》及众多竹刻书籍,不忘潘西凤竹刻:老桐刻竹,有名于时,因居扬州久,又经板桥誉为濮仲谦以后第一人,故论者以金陵派目之。其手制器物,亦有与仲谦刀法相似者。曾见素臂搁全无雕饰,用畸形卷竹裁截而成,虫蚀斑痕,宛然在目,似未经人手,而别饶天然之趣。铭文隶书两行:物以不器乃成材,不材之材君子哉。着字无多,隽永有味,寓意似出老庄。又如竹根笔筒,只取土下数节,略加裁剪打磨,便圆熟可爱。

这段文字说出了潘西凤篆刻的特色:1.传承金陵派濮仲谦刻竹的风格——浅雕,喜用留青等刻法;2.擅于巧用竹料,追求古朴天然的情趣。著名历史学家、北京大学邓之诚于《骨董琐记》记载,他藏有潘西凤的竹刻秘阁,就是浅刻佳作:菊花非常精致,落款为“老桐”。

2017年中贸圣佳秋拍中,就有一件潘西凤的竹雕臂搁。正面为阴刻文字:家资是何物,积帙列梁梠。高斋晓开卷,独共圣人语。英贤虽异世,自古心相许。案头见蠹鱼,犹胜凡俦侣。署名为老桐,及“潘西凤印”。内面为浅刻仕女婴儿图案,人物雕工精细,树木线条逼真。此件估价为40万元至60万元。

若论篆刻竹印,东皋印人中,还有一位乔林,可与潘西凤齐名。韩天衡与人撰有《竹印妙手潘西凤与乔林》,刊于《新民晚报》。关善明据《竹人录》《竹人续录》和清人笔记,列出清代嘉定以外专业竹人90余名,其中扬州(如皋)籍专业竹人就有乔林与潘西凤。

乔林,生于1731年,卒于1792后,字翰园,号西墅,晚号墨庄。他生于如皋南乡石庄。钱大昕《潜研堂集》及蒋宝龄《墨林今话》等书均有记述,乔林“以善制竹器、玉器名世”,传世竹雕作品罕见。网上曾有文字记述,说他刻有一个“竹根雕兰亭修禊图笔筒”,高9.6厘米,口径5.2厘米,底径4.5厘米。全作共雕60余人,三五成群,其间还有修竹流水,清雅的画面,精致的雕工,不可多得。筒上刻有《兰亭修禊图》,落款为“乔林作”。

乔林的竹雕作品还受到日本人的青睐。一位东京美术俱乐部的会员曾经收藏过一只乔林款竹雕笔筒——“指日高升”。这只竹雕笔筒,全身红如秋枣,下为三矮足,以竹节横隔为底部,古朴自然。筒上面画颇有情趣:郁郁松树下,两三位老叟沿着孩童手指指出的方向,望向天际中冉冉升起的旭日:“指日高升”——祝贺笔筒最初的藏家(官员)不久将会高升,得到提拔。文人说好话,也是追求情趣的。这幅佳作采用了“薄地阳文”的刻法,即将画中人物、景物周边的竹皮去除,再进行雕刻。因此,筒上人物形象栩栩如生,景物不仅很是逼真,而且两物之间,形成明显的层次感,让人仿佛走入了松林深处,身临其境,共赏日出。这幅作品前几年在日本上拍,估价30万元。

诚然,竹刻艺术有“金陵派”“嘉定派”“浙派”,未曾出现像印学史中的“东皋派”,但是东皋印人中的潘西凤、乔林在竹刻方面造诣颇高。他俩的竹雕作品值得如皋人作为非遗文化历史去好好研究与传世。

## 链接

## 竹海探幽,取其精华

——贾海华:东皋竹刻的传承人

□彭伟

如皋古名东皋,有着悠久的竹刻历史。清中前期,东皋印人中就涌现出潘西凤、乔林两位竹雕名家。

秉承乡学,如皋至今还活跃着数位竹刻艺人,其中一位便是贾海华。

如皋贾海华,1978年生人,爱好书画金石、擅长竹刻木雕。小时候,他在乡人家中见过东皋印派的竹根印作,又听过乔林、潘西凤的名声,便下定决心向古人家贤学习,立志日后成为竹刻名家。1993年,年仅15岁的贾海华追随哥哥、如皋木雕艺人贾忠华,前往上海,苦学三年,专攻雕刻:掌握诸多雕刻技法。如同书画同源,竹木同根,竹雕、木雕艺术有相通之处。

其间,贾海华不停尝试于竹上雕刻龙凤、荷花等吉祥图案。1996年,他又从事明清家具的雕刻、修复工作,同时屡屡摹刻明清两代的竹刻佳作,从中汲取古人的竹刻精华。新世纪伊始,贾海华心无旁骛,读书学字,专攻竹刻。如今,他摹刻的郑板桥《墨竹》、邓石如书法等竹刻作品,受到江南、岭南文人藏家的青睐,实属不易。

如今,他的竹刻生涯已有20余年,感慨颇深,一言蔽之,有“专”“博”“巧”三字诀。

一是专:专心致志。竹刻艺术就是在竹上书画。通过阅读金西厓《竹刻小言》等书,结合自己的实践,贾海华认同竹刻艺术中,“则刻书难于刻画……刻书则必须全神贯注,不容有一刀走失也”,即画面出现误差,可以微调;文字出现误差,往往无药可救。

古人的文字,一笔一画,岂可随意变更。经年累月,海华君一心一意地练习书法,观摩诸家碑帖,提高自身的文字修养。他还坚持揣摩“阴刻”的技巧,技艺猛进。所雕竹刻书法作品,宋徽宗的瘦金体、郑板桥的行书、邓石如的隶书、吴昌硕的石鼓文等,无不涉猎,且古趣盎然。

在贾海华的心中,竹刻作品

当是艺术品。就像书法可有金石气,但不可有金钱味。作为一名竹刻专业者,他在雕刻作品时,都是心无旁骛,怀着古人的雅兴,完成作品。这是从“匠人”向“艺人”过渡的心境。

当然要成为一名竹刻艺人,还要第二点“博”:博取众长。贾海华说,竹刻艺人的博,意义广泛:要技法博、爱好博,说到底就是博览群书,博取众长。他经常阅读竹刻书籍,学习嘉定派邓渭的刻字技艺、金陵派潘西凤的浅刻技艺等,在继承东皋先人竹刻技艺的同时,汲取诸家之长,提高作品的品位。他言及作为如皋竹刻人,倍感自豪。因为潘西凤作为一名篆刻家及竹刻家的双重身份,或多或少地影响过清末中国竹刻的走势:浙派竹刻(今日中国竹刻主流派别)的崛起。

要成为竹刻艺术家,必须爱好广泛,不能“吊死在一棵‘竹’上”。因此,贾海华在沪期间,常常去上海博物馆,观赏历代名家书画金石珍品;返回如皋后,尝试学习篆刻技艺:不忘初心,继续前行,走向成为“竹刻艺术家”的目标。

从艺人走向名家,则需第三点“巧”:巧夺天工。有专有博,只是刻出巧夺天工作品的前提之一。刻竹最难的不是雕刻技艺,而是构思:如何就现有的竹材,选取作品的图案、形状,可以说先有巧妙的构思,后有巧夺天工的作品。贾海华谈起如皋乔林就是善用竹材的高手,令人仰慕。他向乔林等先人学习,每每淘得竹料,总要慢慢思考,如何使用。

比如,他淘得老扁担中的一节竹料,一直未敢动手。半年后,他在水绘园中见到张謇的对联:“偶耽翰墨衣云阁,小按笙歌水绘园。”才刻制同文阴刻臂搁:字迹清爽古雅,构图疏密相间,令人眼前一亮。

“竹海探幽,取其精华”,贾海华在继承东皋印人的刻竹技艺的同时,又汲取众家之长。祝愿他早日成功,成为一名竹刻名家,为传承家乡的竹刻技艺作出贡献。